

金色的秋天

刘 勇 著

金 色 的 秋 天

刘 勇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上海

余竹君 装帧

金色的秋天

书号 10065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字数 8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4\frac{1}{2}$

1964年10月上海新1版 1964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32000册 定价(3) 0.36元

(原上海文艺印10000册)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农民作家刘勇的短篇小说集。作者以朴实的文笔，描写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人新事，着重歌颂了一些好的干部和先进的人物。这些作品，真实地反映了近年来农村的新面貌和先进农民身上优秀的思想品质。

目 次

鴨	1
陈三娘	8
陈书记	19
文化的主人	34
“咕嚕爷”	47
水	59
金色的秋天	72
春花	87
办好事	108
在党的哺育下成长	124

鴨

大长墩的田，早晨还是光光的，到了下午，丘丘都扞上了嫩綠嫩綠的秧苗。淨是扞的架子禾，橫直望去都是筆直的，怪好看哩。

陳大伯在田塍上走來走去，他那雙老灰色的眼睛鼓得圓圓的，看田邊有沒有浮屑，田里有沒有空苑……拿他的話來說，照拂秧苗比照拂剛剛生下來的小娃還要細致些。

在那剛剛扞上秧苗的大方丘里，有幾只鴨子游來游去，還呷呷呷地歡叫着。大伯看見了，心里比刀子在刮還難受。他一路飛跑走攏去，一看就曉得這些鴨子是周四嫂的。

周四嫂是個富裕中農，去年由初級社轉為高級社的時候，才吸收她入社。她一貫做些損公利己的事情，自以為做得挺光滑，不容易被人識破，其實人家看得清清楚楚，也批評過她；可是她那張嘴巴子，水里能講出油來，左講左答，右講右答，末後一定要講得你無話可說。因此，別人給她取個綽號，叫“無人惹”，她也挺滿意這個名字。

陳大伯呢，為了私事，他就把自己的腦壳切下來給你做凳坐也行；要是誰做了損公利己的事，你就砍掉了他的頭，他還要跟你干一家伙。大家給他取個綽號，叫“天不怕”。不

过他这个“天不怕”，做事既胆大又细致。

鴨子是“无人惹”的，偏偏又被“天不怕”看见了，这一回，真是釘子碰到鉄了啊！

大伯一气跑到周四嫂家里，叫周四嫂去赶鴨。周四嫂一面滿口答应去赶，一面倒茶拿烟又拖凳，象招呼她娘屋里的爷老子一样。大伯沒有坐，也沒有接烟茶，直催她快走。

“陈大伯，”周四嫂嘻皮笑脸地说，“我家的凳子又沒有刺，坐一下吧！”

周四嫂知道用軟的不行，必須来下硬的，可是又一想，对別人好来硬的，对这个有名的“天不怕”来硬的不大好，还得动下脑筋。她想了想，决定先把这老鬼騙走再说。她滿口答应：

“大伯你先走，我办完点事就来。”

“你要快些来啦！”

“要不了好久，就来就来。”周四嫂边說边走进房里去了。

大伯走后，周四嫂自言自語：“真倒楣，鴨子偏偏被这老鬼看见了。”她在房里踱了两下，忽然象想起了什么，滿有神气地说：“我是人人害怕的‘无人惹’，怕他个屁！鴨又是政府号召我們喂的，我偏不去赶，看他又怎么样！”她一屁股坐下来，一面縫衣，一面尖起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

大伯在田边站了一会，周四嫂还没有来，該死的鴨子越游越劲大，他气得胡子都直起来了。一路飞脚跑到家里，拿了根长竿，想把鴨子吆走。誰知这些該死的家伙，一见到竹

竿就乱跑乱踩，糟蹋了好多秧苗。大伯便揮动竹竿，一面赶，一面罵，鴨子呷呷呷地大叫起来。

坐在房里的周四嫂，听到了鴨叫声，把針綫一丢，不要命地往田边走。她走到田边，看见大伯正在赶鴨，便站住冷言冷語地說：

“社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何必呀！真爱管閑事！”

“你放屁！”大伯象打雷一样說，“如今社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就是社，我不管家事还管什么？我不仅管社里的事，还要管社外的事，管国家的大事哩！”

“管，看你还能管好！”

“老子起碼还能活三十年！”大伯伸出那双象鉄棍一样硬梆的手，在他那結实的腿上拍了几下，嚷道，“哼！老子还要活一百年！”他停了停又說：

“你下田来把鴨子赶回去不？”

“鴨子已經叫你打得五癆七伤了，就让你都打死算了。”她象木菩薩一样站在田塍上，两眼狠狠地盯着大伯，心里在默神怎么对付。

大伯本来不想打她的鴨，但她是那么一个有名的人物，不拿点顏色給她看，她是不会服的，便斬釘截鉄地說：

“你到底赶不赶？不赶我就打！”

“打吧，打吧！告訴你：鴨是政府号召我們喂的，打死了还怕你不赔！”

她在田塍上指手划脚，一句又一句地逼着大伯去打。大伯气得喘不过气来，一揮动竹竿，便有两只鴨子挨了一下，

頓時伏在田里不動了。

周四嫂看見兩只鴨子不動了，一路飛腳走攏去，捉住鴨子，嚎啕大哭起來。

“陳大老倌，你這惡霸呀！趕鴨就趕鴨，為何要把我的鴨子打死呵？看見我是個堂客好欺侮么？……”

“社里早就開了會，叫大家把鴨關好，你怎么不關？”

“哪個說我沒關，我剛關好，却被那遭瘟的黃狗把鴨埭屋關開了！”

“鬼話！狗會開鴨埭門？既然鴨子跑出來了，我幾次催你趕，你为什么又不肯下田呢？”

“誰說我不肯下田，我怕踩壞禾苗嘛！”

兩個人越吵越厲害，周四嫂硬要大伯賠鴨，大伯答應賠她，但他還是把鴨子吆到周四嫂屋里。

周四嫂見陳大伯要走，便不要命地追上去，用勁揪住陳大伯，頭往大伯胸前直撞，還哭哭啼啼，要跟大伯拚命。大伯用勁推开她，走了。她拚命地追，沒追上大伯，就在地上連地打滾，口里大哭大嚷。

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陳大老倌打人啊！”

她這一喊，驚動了好多人，大家見了感到又好氣，又好笑，誰也沒有理她。她見沒有人理，便哭得更凶了，還口口声声說被陳大老倌打了個半死。

大伯將原委告訴大家后，有的說，即使打了她也是應該的；有的說，這趟硬要齊心合力整她一家伙；有的走到別人后背吐舌頭。

周四嫂见大家都是帮陈大伯的忙，便冷言冷語地說：

“你們都是有崽有女的人，千万不要踩偏呀！踩偏的人沒有好发，不死崽女就要死堂客，要不就要死自己！”

“你放屁！誰踩偏？”一个叫杨三的小伙子实在忍耐不住了，捏紧拳头走过来。

“不是踩偏？怎么见死不救？杨三伢子，你要打人么？打吧！我困在地下由你們打！”她看见杨三沒有动手，就又說：“不来打的不算人，是我的崽，我的孙，我的曾孙，我的玄孙，我的万代油麻孙……”

杨三的肚子气得象个打足了气的皮球，額上的青筋乱跳。大伯急忙走上去抱住杨三，并在杨三的耳朵边說了些什麼，杨三才縮回手。

大伯虽然生气，但一想不賠她的鴨她还会繼續糾纏的，便气呼呼地跑回家里，把两只正在生蛋的鴨捉了来。

周四嫂一听说賠她的鴨，一个翻身就爬起来了，伸手去接大伯的鴨，大伯說：

“莫忙，鴨是一定賠你。不过，还有几句话跟你讲。你要凭点良心，扞田时候把鴨放到外边，只顾你要吃蛋，別人就不要吃飯了？你要把鴨关好；如果再走到田里来了，不仅打死了沒賠，社里还要你賠損失哩！”

“行！”周四嫂两眼瞅着大伯手里的鴨，滿口答应着。

“鴨子再放出来怎么办？”

“由你們打吧！”她說得很慷慨。

“社里的損失呢？”

“一定賠!”

大伯看見她都能保證，便把鴨子拿給她；楊三在旁邊，却一把搶過鴨去，說：

“沒有這號便宜的事，把那兩個死肉拿來才有活鴨給!”

周四嫂狠狠地盯了楊三一眼，心里想：“舍不得牛皮煉不成膏，搶!”她正在上去搶楊三手里的鴨的時候，忽然，她的毛伢子象箭一樣地跑來了。毛伢子鼓着那雙水晶晶的眼睛，氣喘喘地對她說：

“媽媽，快回去！遭瘟的鴨子都在菜園里!”毛伢子象船夫背絛一樣背着她走。

“是誰家的鴨？快拿棍子打嘛!”

“是我家那六只遭瘟的鴨。”

周四嫂聽說是自家的鴨，忙對毛伢子使眼色。毛伢子怎麼會知道這些？還笑嘻嘻地說：

“媽媽，剛才你叫我拿回去的那兩只鴨又活了哩；走得飛快，跟好鴨一樣。”

周四嫂急得臉色蒼白，眼花心痛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只好催毛伢子快回去把鴨子關起。毛伢子說：

“我家從來沒有一個鴨埘屋，你叫我把鴨關到哪儿？”

周四嫂看看底都被揭穿了，氣得要死，真想對准毛伢子的嘴巴打一巴掌，可是她伸出的手卻又縮回來了。

“媽媽，快回去想個辦法，菜快要吃光了，快走吧！媽媽!”

她一聽說菜快要吃光了，兩只鴨子又沒到手，心里又氣

又急，一轉身，就忘命地跑回去，路上响起了唰唰唰的脚步声。

杨三把鴨子交給大伯，大伯叫孙儿把鴨子拿回去了，他們又跑去整理那些被鴨子游坏的秧苗。

一会，稻田里传来了一片欢乐的談笑声。

一九五八年七月底

陈 三 娘

太阳金閃閃地照耀着大地，一群群的蜜蜂围着油菜花飞来飞去，田野里，嘹亮的歌声夹杂着“哈哈”的欢笑声。呆在屋里的陈三娘，心里象一桶乱麻，她沒精打采地完成三爹早晨交給她的任务：把烟叶切得象头发一样細，把广灣烟筒擦得比銀子还白，把柜子抹得照见人影……

忙了半天，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半啊！外边不时地传来歌声和欢笑声，把三娘的心扰得更乱了。一个用了二十多年的茶壶，一失手就掉在地上，打成十多块。急得她渾身直打顫，根据三爹的脾气，肯定要挨一頓罵，要是早年，說不定还要挨打啊！

她想了一想：还是赶快把碎磁片拾起，丢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，馬上去买个这样的茶壶来，那不就没事了么？

又一想：錢呢？嫁到陈家三十多年了，袋子里沒装过一文錢，平常卖了鸡鴨蛋的錢，都要交給她；自己要买几枚針或买盒火柴，又去向他要，哪儿还有錢去买茶壶啊！

她把碎磁片丢在竹林角落里，心里还是突突地直跳，怎么得了啊？象木鸡一样站在那里，总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。

歌声欢笑声越来越近了，三娘抬头一看：张大嫂、李二孀、王四婆、春大姐、满姑娘……三三五五，有的送肥，有的锄地，有的种菜，说说笑笑，几多快活呀！她看得入神了，站在那里没有动，仿佛有一根绳子把她的心牵去了。

一会儿，生产队休息了，她们把工具一丢，坐在一块，张大嫂尖着嗓门喊：

“我们欢迎满姑娘跳个舞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好呀！”大家一齐鼓掌。

满姑娘站起来，蹦蹦跳跳地说：

“还是先欢迎李二孀唱个歌。”

李二孀没有推辞，她唱了个《生产大跃进》的歌。刚落音，大家又欢迎她再来一个，她又唱了个《人民公社好》。接着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，有的说笑话……

休息罢，她们拿起工具，说说笑笑地上工了。

不知怎么的，她们越快活，三娘的心里就越烦恼，两条腿象木桩一样钉在那里，心里想着什么。张大嫂她们在种菜，忽然，王四婆说：

“后天就要预分了，你们打算把钱怎么用？”

李二孀抢着说：“我早就划算了，领到了钱就储蓄起来，留着以后添置点东西，再不低声下气求人了。”

张大嫂插嘴说：“有钱不给男人，不怕二叔打？”

“笑话！笑话！自己挣的钱就由自己安排，关他的屁事！”二孀自豪地说。

王四婆接着说：“是呀！人民公社就是好，我们这些婆

婆媽媽也能掙到錢了，再不向男人去要錢啦，真痛快！”

“.....”

三娘站在竹林里，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她想：人家几多自在呀！几多快活呀！我呢？成天在屋里轉来轉去，好似那籠里的鳥。看呀！她們要添置东西用自己掙的錢，动手不难；我要添置点东西，低三下四去向老家伙要錢。她們成天是笑笑呵呵的；我成天愁眉苦脸。她們都象姊妹一样亲热；我呆在屋里象守庵堂的尼姑。……我再不能呆在屋里了，我要出去搞生产，象她們一样快活快活！……

“三嬸，你在看熱鬧么？嘿！今年搞得更帶勁啦，從來沒出過工的謝四嫂也下田了呀！你看，她們干得多起勁呀！”

三娘回頭一看，正湊巧，是支部書記劉大興。忙說：

“老劉，我也出工去，好么？”

“我們鼓掌歡迎！”劉大興停了停又說：“不過，你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不能跟她們這班青壯婦女一起去干，只能做些輕鬆事。我看，你就到托兒所去帶小孩吧。帶一個小孩兩個工分，你愿意么？”

“一百二十個愿意，我就去！”

劉大興一手揪住她，說：“三嬸，別性急，你還是先跟三叔商量一下吧；當然，我們也要跟他好好談一談。”

三娘斬釘截鐵地說：“不管他肯不肯，我總總要去！”

劉大興又跟她談了一會，走了。

三娘回到屋里，把事情做得熨熨貼貼，見三爹回來了，忙裝烟、倒茶。她剛提起去托兒所帶小孩的事，三爹就板着

臉說：

“是少你的吃，还是少你的穿？”他哼了哼又說：“在屋裡有哪些不好？怎么还要去搞那麻煩事？成天服侍別人的小孩，洗屎啦，洗尿啦，喂飯啦，喂水啦，……几多麻煩呀！你真是有福不会享！”

“我不享你这份福，我不怕麻煩！”三娘坚决地說。“又不是給过去的地主、官老爷帶小孩，帶我們社員的小孩，怕什么麻煩？我幫她們帶好小孩，她們更安心搞生产，多打粮食，这有什么不好？”

讲得三爹无話可答，但他无理也要霸蛮：“反正死人也不能叫你去！”

三娘大声地說：“这回我就硬要去！”

三爹把衫袖一捋：“你敢！你敢！在家由父，出嫁由夫，妻从夫轉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当心我打断你的脚！”

三娘晓得他的火性子，再頂下去，他真的会打人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反正脚生在我的肚皮底下，懶得跟他磨空牙。

三爹今年五十多岁了，身体頂結实，田里功夫門門来得，出工也很积极，就是有个老毛病：回到屋里什么也懶得做，飯、菜、烟、茶……什么都叫三娘送到他手里。解放前两年，有一天，三爹刚刚吃完飯，三娘就把烟筒送到他手里，他接过烟筒就大喊：“茶呢？”三娘細声地回答他：“你还没有吸烟就叫茶，真是！”他把烟筒往桌上一丢，右手在桌上拍了一巴掌，震得桌上的碗都跳起来了，嚷道：“老子不依你！俗話說：烟茶是一路的，你也不晓得？你这不賢厚的东西，

看老子打死你不？……”他虽然沒动手，但罵得三娘实在难受了，便頂了一句：“我又沒有三只手，要这样快，你就自己动手吧。……”沒等三娘說完，他就到外面拿把楠竹箕子，把三娘抽起来，抽她一下問一声：“你这泼妇，下次还这样回复老子不？”三娘一身被抽得火辣辣的，实在痛，只好說：“不了，再不敢了。”他抽了几下又吼道：“你听老子的話不？”三娘說：“听你的話，总总听你的話。”他还是沒住手，三娘实在忍不住痛了，便跪在三爹面前：“我总总听你的話，你修些德，饒了我这一回吧，以后再不敢了呀！……”他这时才松了手，誰知三娘象木鸡一样倒在地上，起不来了。这仅仅是个例子。

解放后，三爹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打三娘了，但三娘还是怕他，因为他不准她去参加什么活动，成天叫她在屋里服侍他，为他做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瑣碎事。她就这样糊混了几十年啊！

三爹上工去了，三娘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，她迟疑起来：到托儿所去不去？去，他决不会輕易放过；不去，成天呆在这屋里煩死人。看啊！王四婆她們在外面多快活呀！多自在呀！我要去！硬要去！如今不比过去了，看他把我怎么样？

她一气跑到托儿所。原来在托儿所的鍾八娘，听支部书记刘大兴說三娘会来，高兴极了。还隔好远就前去迎接，拉着三娘的手笑咪咪地說：